

活在记忆中的舞台魅影

——章丘民间木偶戏溯源

章丘民间木偶戏属于北方杖头木偶,清末民间就有人在表演,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木偶戏在章丘广泛流行,尤在龙山、党家一代为甚。《章丘县志》等史书多有记载。据老艺人讲:早在30年代,龙山大城后村一带,一伙民间艺人,常为百姓娶亲演奏助兴,当时人称“子弟玩友”,笙、梅管、笛子、二胡、板胡、铜锣、皮鼓,吹吹打打,十分有趣,在当地颇有名气,这伙艺人以王福章为主,是他们的掌门人。

□翟伯成

自制“托木偶” 走街串巷“撮傀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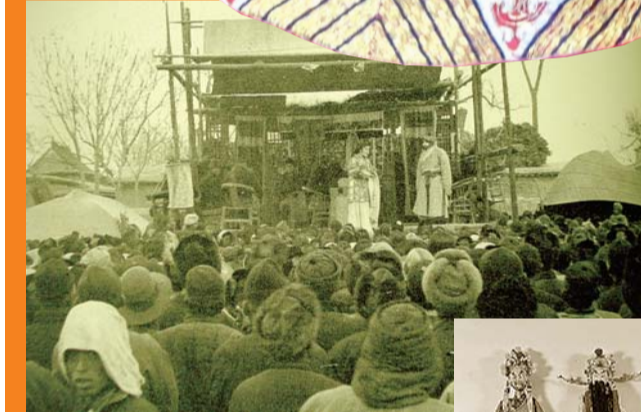
当时在农村冬、春时节无农活,唱小戏的、变戏法的、撮(或托)傀儡子(撮小木偶戏)的甚多,这些民间艺人串乡演出,多为生计所迫,在外县各地较多,而在本地很少。王福章看到这种情况,便产生了联合起来集体演出的想法:一是可以发挥各方面艺人的才能。二是可以壮大群体力量,共同抵御外来势力的侵扰。王福章等人经商量,一拍即合,决定唱“木偶戏”,王福章为领班人。

早期的“木偶戏”只是一种“玩会班”形式,它是农民闲暇时的一种自我娱乐,多是“摆地摊”、“坐板凳头”,每次三五人,七八人不等,说说唱唱,“玩偶”而已。经过发展,扮演的人物角色多了,讲的故事和唱的曲调逐渐系统起来,便开始表演一些以民间传说故事和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由五六个角色组成的小戏。他们农闲唱戏,农忙务农。后来,这种说唱演出形式不能满足群众的欣赏需要,加上山东梆子、五音戏等剧种之影响,于是,他们便开始简单地化妆登台演出,逐渐形成独具章丘地方特色的“玩偶戏”,逐渐由穷乡僻壤的农村“土台子”戏走向城镇的大舞台。

王福章办的“玩会班”是个人凑份、共同集资的形式,每人凑一斗麦子(65市斤),由王福章、崔连山、仵展元、王吉田四个大城后村艺人牵头,王兆新(王小村)、党明坤(小党家庄)、王仲佑(田家)、郭兰岑(西城后)等十一人集资集物,缺钱时把这些麦子换成钱,购置服装道具,有时还凑一些木材、木箱之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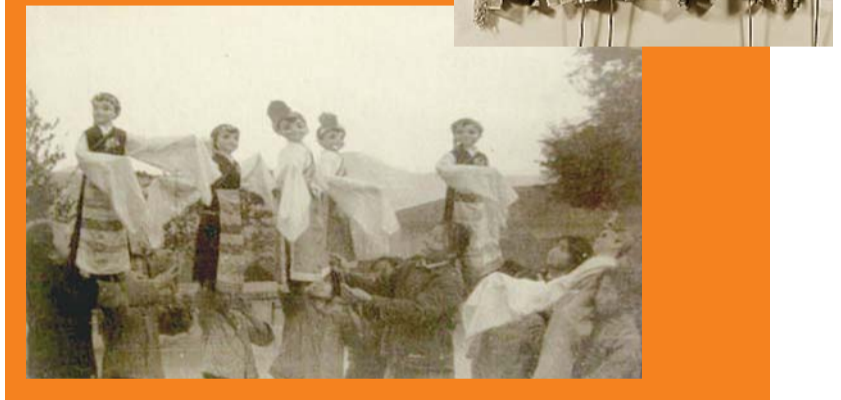
当时,他们从外地购进了十八个木偶人头,自制了服装、布棚、活动舞台和其他道具。设备在当时是比较齐全的,所制作的木偶戏人,是大型的,人高90厘米左右,称为“大木偶戏”。后来他们也自制“大木偶”。

玩大木偶一般由表演者操纵一根命杆(与头相连)和两根手杆(与肘相连)进行表演。头为木雕,内藏机关,使嘴、眼可动。表演时,以左手手中指、无名指及小指掌命杆,操纵偶人的躯干,又以拇指、食指捻动左侧杆操作偶人的左臂,右手掌右侧杆,操作偶人的右手臂。演出时用蓝布幔围上宽2-3米,深约3米的围帐,高逾人顶,其上设舞台(戏场)。舞台上设幕布、天沿、边条,乐队坐于幕后,表演者隐于台下,操纵木偶进行表演,表演者边演边唱边操纵,唱念与台上偶人精神相吻合。



▲旧时在城北山庙会上唱戏的情景

▼旧时表演木偶戏



表演剧目丰富多彩 老艺人回乡传承技艺

章丘木偶戏颇有特色,老艺人多为一专多能的表演大师,他们集唱做念打于一身,一张口既唱男腔又唱女声,还能模仿狗吠马嘶;一双手既要不停地敲锣打鼓渲染气氛,又要持续地摆弄傀头做出行、坐、跳、打各种动作,还得腾出手来给傀头更换衣冠。章丘木偶的面谱和服饰以及布景体现了章丘区域文化艺术特色,看过表演的人都说:章丘木偶戏充满着幽默和民间智慧,二者天衣无缝结合在一起。

唱的剧种主要有:河北梆子,当地人叫“笛梆子”。据知情人说是历城县老僧口一带凡风志戏班中的一个司鼓在“打顿”(没有演出任务的闲暇时间)时,请他来教的。参加演出的也大都是这些凑份子的人,郭兰岑、王文正、姜延林三人顶着撮演。主弦板胡主要由崔连山演奏,笛子是王吉田,加上其他乐器如打击乐等,一般有十几人。

当时演出的剧目有十几个,主要有“三疑计”、“祝寿”、“凳展”、“忠孝牌”、“走雪山”、“吊扣”、“小香山”、“法门寺”等戏皆能演出。

木偶戏根植于人民生活的肥沃土壤,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朴实、淳厚、豪放,流行的范围自然在较广泛的乡村,以龙山、党家为中心,辐射到全境及历城一带。解放后,章丘木偶戏如枯苗逢甘露,重新焕发了生机,经市文化部门推荐到济南参加汇演,受到了泉城人民的欢迎,并第一次受到了表彰,每个艺人发了一块圆形纪念章,集体奖用于购置木偶服装,发展剧种。

1958年,大炼钢铁,农村劳力不足,加上地方不让“子弟”参加娶亲凑乐之事(为节约办喜事),这伙“子弟玩友”戏班,就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没有向新的领域拓展,弃梨园而各奔他乡。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木偶戏被当做毒草铲除,木偶、服装被焚,木偶戏从此在民间销声匿迹。

直到改革开放,一度冷落的“木偶戏”又百花齐放了。老艺人积极回乡,传承技艺。1984年,城北山庙会上有章丘“木偶戏”的演出,原有的“木偶戏”剧种也有了改进,散见于各边远山区等地。(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市文联副主席)

小说连载

43

记住乡村

金海湖

□编者按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金锁一骨碌爬起来,跑过去一看,还真是大黑羊又要生了。大黑羊撅着尾巴,一个锃亮的水泡出来了,仔细一看里面有2个小羊蹄子。母羊接着用力,出现一张小小的羊嘴巴,小羊的脑袋在羊水破了后接着露了出来。金锁见羊脑袋一出,立刻上前托住,顺便把小羊嘴边和鼻子的粘液清除干净,母羊一用力,金锁顺势轻轻拖一下,很顺利小羊出来了。金锁把脐带捋了捋,然后轻轻扯断。俩孩子盼着大黑羊能再生一胎,但它开始充满母性地舔小羊身上的胎衣,看来不像再生的样子了。片刻工夫,小羊睁开纯纯的眼睛,浑身湿漉漉地开始尝试着站起来,一会儿跪下,一会儿又想站起来。翠花想抱起小羊帮它一把,但是被金锁阻拦住,说:“小羊和小牛生下来都要‘拜四方’,你不能帮它,得让它自己起,要不以后它长不壮实。”

金锁你真厉害,会给大黑接生,我家只有我爹才会给羊儿接生呢!你这不成接生婆了嘛!翠花笑起来说。

金锁站起来看看四周没人,在翠花耳边说:“将来你得怀我的孩子,咱就不请接生婆

了,我亲自给你接生。”说着一把把翠花搂进怀里,俩人儿有了甜蜜的第一次拥吻。

天黑了,值夜班的民兵赵胜叔来换金锁和翠花。夜间点狼烟效果不好,金锁早就砍了一大堆松枝过来,这玩意油性大,要是点着了很快就能燃起熊熊烈焰,齐长城那边的队伍很容易就能看见了。

赵胜看着金锁:“金锁你是不是干坏事和人家翠花亲嘴了?”金锁傻傻地问:赵胜叔你咋知道的?

傻小子你看人家翠花姑娘的脸蛋儿快红成樱桃了,叔是过来人,这我还看不出来!但是我警告你小子,别让人家小姑娘怀上你的小崽儿,人家毕竟还没有和你拜堂成亲呢?

回来的路上翠花听了赵胜的话抽泣起来,金锁问:咋哭了,翠花。

翠花嘤嘤地哭道:“你亲了俺!俺怕怀上你的孩子,俺和你还没成亲,你要让俺肚子大了,俺没脸见人就跳河算了。”

金锁一听乐了,趴在翠花耳朵上说,亲个嘴怀不上孩子,你没见咱家的大黑羊和老公羊是咋怀崽的吗?人物一呢,傻

瓜!翠花这才止住哭泣,骂了金锁一句:你真不要脸!说着跑开了。

金锁和翠花赶着羊群分别回到了自己的家。金锁一进门,见家里来了好多人,原来是县大队的刘队长带着队员们还有高家峪民兵队的民兵正在开会。

刘队长说:“鬼子近期要抽调部队来咱根据地扫荡抢粮食。这次他们来者不善,据情报分析,他们这次要来两个中队300多人的鬼子,还有600多伪军。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鬼子还从铁路上卸下来了两辆坦克车。啥叫坦克车呢,就是一个会开动的铁疙瘩,人躲在里面可以朝开开枪开炮。但它的钢板厚,咱的枪和炮根本打不透它。所以这玩意主力部队都拿它没办法。独立连的意思是先让咱延迟鬼子进犯的时间,他们看到长城岭上的狼烟后,立即联系主力部队一块赶过来。阻击鬼子的地点还是选在宋连崖,那里地势险要,方便挡鬼子的坦克。民兵们还有个任务,就是得围住垛庄据点的鬼子,别让他们出动和扫荡的鬼子会合。”

三壮说:“这事还不好办吗?咱再用陷

阱把鬼子的坦克也给埋进去呗。”

孙祥说:“这次陷阱可能不大管用,这次鬼子的声势这么大,一定按正规战法和咱打。有了上次的教训,他们一定会先派侦察兵和扫雷兵在前面探路的。”

这事大家都动动脑筋,难道咱八路还治不了这些王八壳子!金锁爷爷吸了一口旱烟说。

我有个招数,你们看能行吗?但我说出来不笑话我!金龙站起来说。

刘队长说:“金龙,别卖关子,快说,你有啥主意。”

巴漏河河水现在很大,鬼子的坦克和汽车不能兜水吧!咱山里不缺石头,咱高家峪不缺石匠。宋连崖下面的旱路又窄,咱这几天就发动人往旱路上堆石头,石头堆得乱七八糟像小山一样,我倒要看看鬼子的汽车和坦克怎么开过来。鬼子是舍不掉坦克和汽车的,因为他们抢了粮食得往山外运!就死逼着他们清路搬石头。咱再在石头下面埋上一些手榴弹和炸药,鬼子一推开上面的石头,就抽动手榴弹的拉索接着就炸,所以鬼子要想顺利通过宋连崖不大容易。(未完待续)